

[美] 凯拉·奥尔森 (Kayla Olson) / 著

紫竹 / 译

# 沙堡帝国

Griffin Empire

有种末日，叫一片汪洋；  
有种活法，叫孤岛逃生。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6502.

# 沙堡帝国

The  
Sandcastle Empire

[美] 凯拉·奥尔森 (Kayla Olson) / 著

紫竹 / 译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沙堡帝国 / (美) 凯拉·奥尔森著; 紫竹译. 一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455-4087-1

I. ①沙… II. ①凯… ②紫…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78066号

THE SANDCASTLE EMPIRE

Copyright © 2017 by Kayla Olson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rmonk, New York, U.S.A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Beijing Huaxia Winshare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 21-2016-97

## 沙堡帝国

SHABAO DIGUO

---

出品人	杨政
著者	[美] 凯拉·奥尔森
译者	紫竹
责任编辑	杨永龙 袁静梅
装帧设计	思想工社
责任印制	葛红梅

---

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 610014)
网 址	<a href="http://www.tiandiph.com">http://www.tiandiph.com</a> <a href="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a>
电子邮箱	<a href="mailto:tiandicbs@vip.163.com">tiandicbs@vip.163.com</a>
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145mm×210mm 1/32
印 张	13.5
字 数	302千
定 价	36.00元
书 号	ISBN 978-7-5455-4087-1

---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咨询电话: (028) 87734639 (总编室)

购书热线: (010) 67693207 (市场部)

---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给那些将会继承这个地球的人——尤其是詹姆斯以及安德鲁，如果没有他们，就不会有这本书。







## 第1章

我不会怀念这些早晨。

我不会怀念这沙滩，这大海，这散发着咸味的空气。破旧的木板墙，残破的人行道，这一切都让我很不舒服。我不会怀念这太阳，在我注视和等待的时候，它明亮而炫目。我不会怀念这沉默。

不，我根本不会怀念这些早晨。

一天又一天，当天仍然是一片漆黑的时候，我沿着木板人行道往下滑。我努力表现得我不过是个喜欢看日出的小女孩，一个从来不知道反抗的小女孩。看守这片海滩的狼群卫兵看都不看我一眼，这种漠不关心是我持之以恒的结果。两年了，每天早上，他们都会把我们我们从我们热爱的生活中“解救”出来，关进集中营。我坐在卫兵可以看到我的地方——在那里，我可以看到他们——我可以看到一切。我看着水面，看着海浪。但我不仅仅看着水面和海浪，我寻找着机会。

但是没有机会。卫兵的例行程序永远都是那么固定，无法突破，这也是目前为止我还未突围的唯一原因。不过我会突围出去的。我是一只鸟儿，尽管会折断翅膀和双足，但我决意要飞翔。

这个岛屿就像笼子，它不会永远困着我。

当有一天，战争结束了，我会再去吃冰激凌。我会赤脚在海滩上奔跑，再也不怕踩到地雷。我会去书店或咖啡馆，去被狼群占领过的那几百个地方，在那里坐上几个小时，只因为我可以。我会做所有这些事，以及更多的事。如果我能活下来的话。

我一直在想办法出去，我想离开这里。我把过去放在合适的地方：背在背上，挂在脖子上，深深地埋进口袋里。一本发黄的旧书，一条沉重的链子上挂着一枚沉沉的戒指，一小瓶血和牙齿。空空的双手是我的优势——只有我自己的指甲可以挖进我自己的皮肤，没有人可以让我依附，我可以自由地退回这个被战争玷污的世界。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就是这样。

情况正在变化，虽然对其他人来说都不明显。我发现到处都有微妙的迹象，情况好转了，同时也更糟糕了。在这个海滨守卫站，曾经只有两名卫兵，现在有四名。以前，卫兵们只是围着一些沙地走来走去——他们曾大声地警告我们那里埋着地雷——现在他们只是排成一列纵队，小心地往前走，即便离开守卫战的时候也是如此。直到上周，他们的装备中多了一艘颜色血红的快艇。这一招能很轻易地化解我们逃跑的伎俩，因为没有任何装饰的绿色帆船意味着不利于发现试图利用它逃跑的人。

卫兵例行程序的改变使我确信：谣言是真的。

据说上周有人越狱了。还有人打算也试试。时间可能是今天，明天，下周，或者下个月，我都听到过。这些谣言都不是关于我的——我从来都不愿意坐在这里，像他们那样眺望远方。这

也正是我所希望的，那就是我靠近海滩并不会让人感觉我打算做什么，我不会做什么反常的事。如果我改变日常习惯，便会引起怀疑。

现在，我只等着警卫们转过身去。有时，他们会转身到像白骨一样裸露的瞭望塔里续满咖啡。我看上去心满意足，这对他们来说再好不过。他们太过自信，以为我会老老实实在那里。他们的眼睛一直盯着海堤，盯着那些突然对日出感兴趣的人。

过去的两年里，那条木板路一直都是寂寞的，但现在不是了。昨天不是，前天也不是。其他人要么在策划逃跑，要么希望看到有人逃跑，谁知道呢？这无疑是最好的选择，第一个星期我就知道了。从这个岛的每一个角落，水流都是直接返回内陆的得克萨斯州。这简直比公海还有优势。

这些新面孔从海堤上向外看，把视线从我身上移开——这很好，也不好。任何人随时都有可能逃跑。届时，狼群将加倍强化安全措施，毫无疑问，整个营地上空会是一片枪林弹雨。我一定不能等到这一天。我需要坐上今天早上的船，马上。不然我就没机会了。

我必须是第一个。

破晓时分，尽管有上百朵云彩，但太阳如此灿烂，天空几乎无法容纳得下。

两名卫兵进入他们的岗位，第三名转过身——就是这时候，气氛突然改变了。一只海鸥飞向大海，它的翅膀发出警告，似乎它想要飞得很远很远。剩下的两名卫兵交换了一下眼色。我听到



了脚步声，那脚步声并非来自海滩，而是从我身后的海堤传来，并奔向营房和早餐，还有被我留在身后的丝绸实验室。

远处的爆炸震动了整个岛屿。又有两声爆炸接踵而来，接着又响起了五声。枪声，像暴风雨一样的枪声——那么多的子弹，我数也数不清——尖叫声，一片混乱。那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近。

我吓呆了，身体的每一块肌肉都僵硬起来。已经来不及了，稍等片刻便为时已晚，一定是有人企图逃跑，但是选错了地方。

看起来想第一个逃跑的并不止我一个。

现在所有的卫兵都已经离开了岗位，他们在沙地上踩出锯齿状的图案，朝着那片叫声跑去，并小心翼翼地防止自己被炸成碎片。经过我这里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看我这一边。

我应该在深夜里寻找机会，而不应该等待完美时机——没有完美。这些子弹和炸弹便是后果，我敢肯定，防护措施会进一步强化。我已经错过了机会。

或者并非如此。

那艘绿色帆船在码头尽头随波荡漾。没人留下来守着它。

我转身，想向它冲过去。但一只可怜的海鸥选择了在一个错误的地方落地，它落在了一枚地雷上。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是那么近，吓得我一动不动。在烟雾和羽毛的遮盖下，卫兵的脚步模糊不清，我再也找不到安全的路线。上周之前，他们埋下了几百枚新地雷，我可以在梦中踩它们，但现在不行。

人们涌上海堤，五个，十个，十五个，越来越多。他们似乎不顾一切地跑向沙滩和地雷，我不想知道他们在逃避什么。我爬

到木板路边缘。木板路下面有个开口，风经过这里把沙子从柱子和木板之间吹走。我要等着再试一次，否则我一定会死。这里很挤，刚好容得下我的身体，但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呼吸。我的呼吸浅而且快。沙子与我脖子和脸颊上的汗水混在一起，盖住了我整个身体的右侧。到处都是砂砾，我的鼻子里、牙齿之间、眼脸里都是。但我呼吸着，从来没有觉得像现在这样充满活力，也从来没有如此接近死亡。

噪音是不可避免的了。那是他们从死亡走向毁灭时发出的绝望的声音。脚步沉重地落在木板上，摇晃着它。如果它支撑不住，藏在它下面的我就会被压碎。

沙子在第一个勇士脚下扬起，离我并不遥远。又有两个跟了上来，接着又来了十个，然后是二十个。

地雷把沙子和人的皮肉扬到空中。整个海滩仿佛正在放着烟花。然而不断地有人跑过来，勇敢地穿越烟柱直到——“砰”的一声——他们才不得不停下来。

这一点也不美丽。它是那么令人恶心，令人作呕。

有个东西沉重地落在我头顶上方的木板路上。木板吱吱作响，被压得很低，压在我肩胛骨上。很快，那压力退去了，但接着出现了手指，又长又细的手指搭着木板的边缘，离我的脸只有两英寸。我差点就要叫出声来。

枪声响了起来，木头断裂了，那声音震耳欲聋。我什么感觉也没有——子弹是会像火一样发烫，还是会让人休克、失去知觉？那儿根手指握得更紧了，指节在阴影中显得发白，然后它们

消失了。在这狭小的空间里，我尽可能移动着，直到看到三道完美的太阳光穿过我头顶上方的木板倾泻下来。

又是一声枪响，然后，就这样，黑暗淹没了光亮——我上方“砰”的一声，那声音比第一次还大，一条手臂无力地挂在木板边缘。那是一条套着褐色衣服的柔软手臂，如果不是因为流血了，那衣服就会和沙子融为一体。

那是个军官，他死了，人们会找到他的。如果我留在原地，他的血就会从裂缝往下滴，滴得我满身都是。

现在我可以跑了。我可以循着死者的脚步，只在被测试过的地方行走。如果我足够聪明，速度又足够快的话，我就可以到帆船上去。我就可以航行去避难所了。

我一步一步离开藏身点，小心翼翼，尽可能保持低调。军官的敌人可能是我的朋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是安全的——我仍然需要小心、安静。散发着咸味的海风吹拂着我，虽然浑身都是潮湿的汗水，我还是感到了凉爽。

“等一等。”

我吓呆了。显然我已经被人发现。

“卫兵正在巡逻，”那个声音说，那声音柔和而又急促，“他们现在不在附近，但如果你逃跑，他们会发现我的。”

我轻轻地转过头，看着她。她是那么娇小，是个亚洲女孩——我并不认识她。她用那长长的褐色手指去搜那名死去军官的口袋。真的是她把他杀死的吗？难道这里刚刚上演了“大卫对决哥利亚”？

“给你。”她扔给我一根挂着钥匙的带子。她很聪明，这样一来，如果有人看见，我就可以和她分担责任了，要不然她为什么要让我获得自由呢？我没有抱怨什么，我也不打算待太久，以免担责。她把他的身份标签装到自己的口袋里，又拿起他的手枪，放进自己的短裤后袋。“我和你一起去。”

看到手枪，我感到一阵紧张，但至少它此刻还没有正对着我。“你甚至不知道我要去哪儿。”我说。

她向海滩歪过头去，看着令人恶心的血肉和骨头。“我知道你不打算待在这里，”她说，“我只需要知道这一点。”

“现在清楚了吗？”她说。我还蹲在人行道木板上，只能看到那个女孩和她脚下的军官。尽管这么多血让我反胃，但我还是保持镇定。我必须镇定。

“很明显，我们会占得先机。现在人们都在避开这片海滩……”她的目光转向了沙滩上的尸体。潮水到达不了这里，无法冲走血迹，我们两个都不能再待下去了。“这些人被杀死只是个时间问题。卫兵不会被引开太久的。”

“好吧，”我说，“好，我们走吧。”

“我们必须走。不然还能怎样？”

她说得对。看上去我也没必要再为了什么人而回去。我深吸了一口气：“跟——”

“笨蛋，他们在海堤上——他们看见我们了。他们看见我们了！快走！”

我跳起来，站起身来。烟雾已经开始消散，虽然还没有完全

消散，但已经足够清晰了。我没有回头看她是否在那里。我也没有看一眼早上和我一起吃过饭的那些人的尸体。我只是朝前看，看着被蹂躏过的沙滩，我像刚发现敌情的军官一样左冲右突。

子弹落在沙子里，落在尸体上，击中了尾随我们的人群。那么多子弹——我冒险瞥了一眼——有两名卫兵。我躲开他们的枪，不停地奔跑，直到面前的沙地变得平整——那里没有经过测试。我停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走，那个木板路上的女孩撞到了我。我只有尽可能保持平衡，避免踩到错误的地方，否则一切都完了。

但是那些和我们一起奔跑的人中，只有两个停了下来。其他的人从我们身边挤过，向帆船跑去。伴随着他们的脚步声和随之而来的子弹的呼啸声，沙子炸开了——他们在几秒钟内就死去了。

我吸了一口气，被沙子和烟雾呛住，但还是强迫自己继续前进。木板路上的女孩跟随着我，连同另外两个和我们一起停了下来的女孩。我认出了她们的脸，从前天、昨天到今天，她们一直躲在海堤上偷看。

我带路。我尽可能以最快的速度前进。卫兵的船就在不远处。如果我们加快速度，也许能成功逃走。枪声再次响起，但这次开枪的是木板路上的女孩。她瞄准了在帆船的卫兵——子弹射出，他还没来得及回到码头就已经倒在血泊中——然后她瞄准了追赶我们的卫兵，他们的手枪都成了摆设。这个女孩是个神枪手，让人害怕。她一直扣动扳机，直到用尽子弹。

再也没人向我们开枪了。

再也没人跟着我们。

但我继续跑着。我无法停下来。现在我们已经跑出了雷区，进入卫兵的营地——如果他们还没死，也没去追捕我们，那么他们就在这里——然后我们来到码头，他们的船就停泊在这里。

我爬上了船的一侧，躺了下来，好让自己喘口气。我模糊地意识到另外三个女孩也爬了上来，其中一个金发碧眼的女孩解开绳结和码头上唯一的船锚。潮水把我们拉向大海，天空开始摇摆。我浑身都痛，呼吸痛，思考也痛。

这一切是值得的。



## 第2章

我已经分不清脸上流淌的是泪水还是汗水。

我很想在甲板上瘫软好几个小时，让自己看上去跟死了一样。但深吸几口气后，我强迫自己站起来。休息结束。

“你们两个，谁会驾船？”木板路女孩向跟来的两个女孩问道。

“我会。”我在她们俩开口接管船只前抢先回答。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时刻，别人的计划可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

“那就你来吧。”

木板路女孩转身背对我们，快步走向船只远处的另一端，其实也没那么远，但这距离足够让我们悄声谈论她而不被她听到。

然而我们并没有交头接耳。

其中一个金发女孩向我抬起一边的眉毛，说：“你需要帮忙吗？我曾跟家里人出过海，以前……”

在后和平世界里，许多话就那样戛然而止。以前，省略号。无须多言，我们会自行填充无以言表的记忆。

“好。”我手中的吊杆感觉如此熟悉，仿佛我从未停止出海

“好的，来帮忙吧。”她走过来帮我。而另一个女孩，大波浪头发的颜色跟铜币一样，脸颊和鼻子上有一大片雀斑，眼睛是银灰色的，她很真诚地看着我们。

以前，我们以为会永远持续的夏日，阳光灿烂，充满了随风飘荡的欢笑。那个夏天，我每天都出海，有时跟爸爸一起，有时跟艾玛一起，但大多数时候，在我身边的是波奇。波奇是海风里咸咸的味道，是闪着金光的沙滩，是星空下轻轻的吻，是清清爽爽的春雨，是我每天最快乐的部分。

一下子，天翻地覆。

“顺便说一句，我叫霍普。”金发女孩说道。她的友善让我猝不及防。这不是每天都能见到的，真的，这已是濒临绝迹的东西。

出于习惯，我向下扫视了一眼她的左手。果不其然，她的小指上细细地文着字母：H-O-P-E。红色的字，和我的不同，我的是绿色。我们的营房都在伊莎贝尔新港的集中营，但在相对的两端，我对此毫不惊讶。除了过去几天在海堤那边见过几次，这些女孩对我而言几乎完全是陌生人。

“你叫什么？”她见我不出声，便伸手戳了戳我。

“伊丹。”取意伊甸园，我在心里补充道，如同我过去所说。已经太久没有人问过我的名字或费心去记住它了，以至于我几乎忘了它在舌尖上滑出的感觉。

那种感觉就像自由一样。

“你在带着我们往错误的方向走。”

我回过头，木板路女孩站在铜币色头发雀斑脸的旁边，双手



交叉在胸前。她的小指上文着A-L-E-X-A，字母是紫色的。我还从未见过文紫色字母的人，话说我根本想不到居然会有人选择紫色。

“只要能远离营房，不就是正确的方向吗？”我说道，船帆纹丝不动。

“他们会追上我们。”艾莉克莎毫不迟疑地接口，“我们需要一艘更快的船。”

“我们去哪儿弄一艘更快的船呢？”铜币色头发雀斑脸发话了。之前我已经开始怀疑，她是不是因为受到太大惊吓而失语了，但现在看来她并不是哑巴。“直接跑到总部要一艘吗？”

艾莉克莎目光锐利。“没错，这本来就是他们的船，所以我觉得我们能把它开走。”

“然后呢？”那个女孩继续发问。F-I-N-N-L-E-Y，她的字母和霍普的一样，是红色的。“到了我们被发现没穿制服的时候，再拼命躲开他们的子弹吗？即使成功偷到了一艘快船，我们又该怎么做呢？试着甩掉他们吗？你有没有想过，燃料用尽时我们该怎么办？我猜我们可以游泳，一直到筋疲力尽，但……”

“我听明白了。”艾莉克莎打断她，“你比我们都聪明，我敢肯定，你有更好的办法。”

芬利的嘴角抽搐了一下。她迎向艾莉克莎的目光，接下了这个挑战。“去马塔莫罗斯。”

我将笑声咽了回去。即使狼群还没发展到墨西哥，虽然对此我深表怀疑，人们也说过，自我出生起，那儿就是一个卡特尔王